

# 巴西共黨動亂與新任麥迪西總統

王建勛

## 壹 巴西共黨顛覆策略的改變

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四年，由於瓜地羅士(Jamio Quadros)及古拉(Joao Goulart)政府的左傾，巴西共黨勢力大增。共匪企圖將古巴變為其在南美洲活動的根據地，就以匪「新華社」及「商務辦事處」為掩護，向巴西大規模滲透。一九六四年三月，古拉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共匪陰謀即為軍事政府所揭露，使共匪支援拉丁美洲共黨的顛覆活動，遭到嚴重打擊。因而巴西共黨活動亦被迫轉入地下。但是軍事政變後，自布朗庫(Castelo Branco)至戴西華(Costa e Silva)政府，雖均受到美國的信任與支持，但仍未能扭轉長久以來的經濟危機。並且為壓制各政黨藉口重建民主政治所推動的「民主運動」，乃制定「臨時約法」，毅然廢除所有政黨，更引起巴西兩大政黨——工黨和社會民主黨與政府的敵對。各政黨組成「擴大陣線」，經過共黨的滲透，其性質亦由反對「政治獨裁」，而變成反美國「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及至共黨武裝叛亂組織與反政府力量結合的時候，前古拉政府中一些左傾份子如前聖保羅州(Sao Paulo)州長培左拉(Maglos Brizzola)及勒希菲州(Recife)州長米蓋爾(Miguel Arrdis)所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就成了反政府勢力的核心。由於國內政治不安，亦就影響資金外流，外資數額亦不斷下降，使巴西工業面臨倒閉邊緣。巴西東北地區的落後，人民生活的困苦，更引起天主教基於宗教的革新，各教區的聖職人員，經常表現贊助貧苦大眾，支持工人罷工、學生罷課及示威活動，並聲明反對「軍事獨裁」、要求恢復民主、攻擊美國「資本主義」所帶來國家經濟的衰退。所以「民主運動」、「宗教運動」，經過共黨推波助瀾，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就爆發了大規模工人與學生暴亂。(註一)並且在巴西大規模學生暴亂期間，親匪的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即展開了恐怖活動，諸如搶劫銀行、軍火庫以及埋伏突擊、佔領電台等，層出不窮。在本年內，里約及聖保羅兩地，共黨恐怖份子搶劫銀行就有六十二次，被搶去的金錢已達百萬美元之

多。並且由於警方以暗殺行動與共黨恐怖份子展開鬥爭，因此，社會上暗殺事件亦層出不窮，而使巴西的社會籠罩在極為恐怖氣氛中。

另一方面，共黨武裝叛亂組織為要擴張勢力，就集中各地所有武裝叛亂的力量，在瓜拿馬拉州(Quarara)建立了游擊隊基地，並在聖都斯(Duarto Santos)地方對農民實行游擊戰訓練。此時，親匪的共黨武裝叛亂組織就與「民族解放運動」聯合成立了所謂「十月八日革命運動」(簡稱MR-8)，以推動反「軍事獨裁」、反「美國帝國主義」的「人民革命運動」。「十月八日革命運動」是由親共匪的前國會議員馬利蓋拉(Carlos Marighela)和古拉政府時期的一個陸軍上尉拉馬卡(Carlos Lamorca)所領導。主張武裝鬥爭是革命的唯一方法，認為雖然接受國際共黨的援助，但革命鬥爭的路線必要適合巴西的特殊環境。(註二)

本年初以來，巴西政府軍曾對瓜拿馬拉州的共黨進行清剿，武裝叛亂的共黨為應付政府軍的攻勢，就改變了一種新的策略：把它們的組織力量分散，以小股的突擊行動，加強城市中的游擊戰。如此，不但可以減少行動上的負擔，亦可分散政府軍的力量，以避免政府軍的包圍。而最主要的，亦是儘量減少有形的組織，以掩護其整個叛亂系統的政治意向。所以他們在巴西各地的恐怖活動，其方式多達數十種，但是他們在共同目標下，最終目的，仍是將各地區的獨立「革命」行動，擴張成爲「全面的戰鬥」。

## 貳 「反共」、「民主」與軍人對國家政治的影響

巴西自一八九一年制定憲法，成立共和以來，就遵循民主政治常軌，所以軍人經常表現遠離政治的立場。至一九三〇年，陸軍干預選舉，支持總統落選人瓦加士(Cetullo Vargas)發動革命，而使巴西的政治開創了一個新的紀元。瓦加士出任總統後，因為國際糖價下跌，經濟困難，國內又時起叛

亂，在陸軍鼓勵下，進行修改憲法，在新憲法中增加了政府很多權力。同時國內共黨勢力蔓延，陸軍為壓制共黨，亦經常干預國家政治。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巴西參加同盟國對軸心國作戰，陸軍利用國內外緊急情勢，掌握了更多權力。所以到一九四五年，因瓦加士企圖允許共黨為合法，而被陸軍迫其辭職。一九五一年，瓦加士再獲陸軍支持當選總統，當時巴西政府因受軍方民族主義的影響，而拒絕了美國要求派遣軍隊到南韓作戰的建議，因此就與美國的關係開始有了陰影。此後，軍方為抵制美國在石油方面的投資，而創立了比都巴（Petrobras）國營石油公司。但是從一九五二年起，因為巴西軍事教育已基於「國家安全」的理論體系，所以巴西軍中反共的軍人仍佔絕對多數。

然而在一九五〇年時，巴西各政黨領袖已擔心軍人為保衛其個人利益，而對國家政治實行干預，不信任軍人的跋扈作風。此後他們更認為陸軍支持瓦加士競選連任，是不合巴西民主憲政的精神。所以在一九五六年，各民主政黨就聯合起來一致支持社會民主黨的領袖顧比雪（Juscelino Kubitschek）當選為巴西總統。但是此一支持民主政治的活動到了一九六一年，因瓜地羅士總統的左傾而被迫去職，繼任的副總統古拉又因容共而被軍方發動的政變所推翻。之後形勢又大為轉變，至此，軍人在尊重憲法，和軍事是防衛與進步的內在力量兩說之間，脫穎而出。

一九六四年三月軍事政變以後，布朗庫與戴西華政府均曾向國人承諾恢復大選，但迄今非但大選未能實現，相反的軍方更試圖以某種革命方式來擴張對國家政治的影響力，以致巴西的政治就更朝向極端方面發展。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軍方獨攬政權，關閉國會，在國內政治方面言，更造成了一個僵持局面。在那些保守派的軍人認為：自一九六八年三月巴西大暴亂以來，不斷增加的共黨武裝叛亂，已是沿着一種所謂「人民革命」的目標前進。如以當前國際共黨鬥爭的策略來看，巴西亦如同越南一樣，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共黨想要在這裏實行一個新的「革命」路線。顯然的，巴西共黨的「革命鬥爭」將以長時間的顛覆活動逐漸擴張。在此種情勢之下，軍方認為軍事統治是唯一保衛國家安全的力量。在美國與秘魯石油糾紛惡化以後，巴西軍方更受到秘魯的影響，他們認為如果巴西從事真正的改革，亦可阻止共黨勢力的擴張，所以就企圖以國有化以及各種改革為目標，來緩和國內「革命」

的情勢。

在美國方面認為，巴西的政治不安，共黨動亂，是不能恢復正常民主政治的結果，表示期望巴西能儘速的恢復民主。一九六九年六月，當美國尼克森總統特使、紐約州州長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於訪問拉丁美洲到達巴西之際，亦曾要求戴西華總統恢復民主政治，因而一些主張恢復民主的軍人如瑪內茲（Augusto César Muniz de Aagar）將軍就呼籲巴西「儘可能恢復大選」，並要求軍事政府表明他們真正的「意圖」。然而他却被軍事當局迫令退休了。其後又有兩百名軍官聯合起草了一個文件，抗議軍事政府的「獨裁作風」，要求恢復正常的民主，因此，在他們中間，就有一百廿六名軍官遭到革職的處分。其中包括五位陸軍將官、廿六名校官在內。

長久以來，戴西華總統為試圖協調軍方的意見，雖費盡心機，但為顧慮到三軍的統一，並沒有採取強硬的手段。惟至本年初，由於美國聲言停止對巴西的援助，經濟情況繼續惡化；本年內，巴西貨幣又兩次貶值。反政府勢力亦未因少數領袖人物之被捕而消滅，相反的，由於天主教的進攻，使巴西政局更為晦暗。加以共黨勢力大增，軍方所領導的極右派組織與共黨恐怖份子鬥爭，更造成巴西社會的混亂與不安。因此，在洛克菲勒訪問巴西以後，戴西華亦決心要展開恢復有限度的民主活動。在本年八月廿日，副總統亞里薩（Pedro Aleixo）就向戴西華提出了經由國家安全委員會所起草的新憲法以及擬訂開放國會的計劃，準備在九月七日國慶日正式向國人宣佈。然而當八月廿四日，戴西華到達里約熱內盧為準備恢復憲法與開放國會作最後安排時，中風倒地，三軍領袖於卅一日却藉口戴西華總統患病，暫時不能執行職務，而接管了政府。

九月一日，陸軍參謀長泰華里（Aurelio Lira Tavares）將軍，海軍參謀長格蘭瓦特（Ajusto Rade Maker Grunewald）元帥，空軍參謀長麥羅（Marcio de Souza Mello）將軍聯合宣佈由三軍組成的臨時政府依法統治巴西，並繼續戴西華總統最近準備恢復民主召開國會的工作。但是三軍最高指揮部却不准國內報紙及電台報導有關戴西華病況進展的消息。並且三軍領袖馬上就與副總統亞里薩舉行一項會議，會中三軍領袖明白的向亞里薩表示，為避免國會帶來國家政治的危險，反對重開國會，並且亦不准許他依照憲法規定接替總統的職務。因而全國謠言四起，推測政權將由更「強硬路

線」的軍人掌握。但是三軍最高指揮部是無法依照「制度法」行使完整的權力，而且為避免引起國際承認問題，仍聲明保留戴西華總統的職位。一些支持戴西華總統的軍人對三軍領袖大表不滿，聲言譴責三軍領袖接管政府是一種「叛逆」的行為，而企圖反抗。三軍最高指揮部為實行壓制，就頒佈了對付任何顛覆犯罪的「死刑」規定。在巴西來說，除去一九三七年極短的一段時間，以及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一種特別的情況下，曾臨時頒定「死刑」，巴西從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就沒有「死刑」的規定，即使是根據一八五五年的法律，巴西人民死於「死刑」的，亦只有大地主莫達(Manne Mota Coqueiro)一人而已。

### 叁 美大使被綁與三軍推選總統繼任人選的爭論

前面曾談到巴西共黨叛亂組織，是要利用巴西的各種情勢，以各種不同的「革命」行動，來達成其「戰略」的目的。所以巴西政治的不安、軍中的內鬨，就成為共黨可資利用的機會。在三軍領袖聯合接管政府的第三天——九月四日，共黨恐怖份子綁架剛到任三個星期的美國駐西巴大使艾爾布列克(Burke Elbrick)。當時是由四名恐怖份子在里約熱內盧擋着他的轎車，用麻醉劑將他麻醉，然後用另一部車將他帶走。恐怖份子在艾爾布列克車中留下一張字條，警告除非巴西政府當局釋放十五名政治犯，否則將於四十八小時內殺害艾爾布列克。三軍最高指揮部被迫接受綁匪的條件，釋放十五名政治犯，並以軍機送往墨西哥，接受政治庇護。(註三)隨後美國大使艾爾布列克亦被綁匪釋放，恢復了自由。但此一事件却引起一些激進派軍人的不滿，更加深着軍中的分裂與衝突的危機。

因為巴西軍中，特別是海軍與空軍中的激進青年軍官，都認為接受綁匪條件是有損於國家的尊嚴。在軍方為此一事件召開的緊急會議中，這些青年軍官就曾表示：「美國為了保護越南人民的利益，在越南一星期就要犧牲兩百人，而今為了巴西國家的尊嚴，美國為什麼不能失去一個外交官」。這項激烈的爭論，雖在陸軍參謀長泰華里疏導下暫時壓制下去，但等到九月六日運送十五名政治犯的飛機將要起飛的前夕，一些海軍和空軍的軍官，又企圖衝入機場阻止飛機起飛。外交部長品篤(Magalhaes Pinto)將軍使用調虎離山之計，聲明飛機已經起飛。但事實上，運送十五名政治犯的飛機是臨時

改換美國在里約的一架軍用運輸機來担任，因而比原訂的時間延長了兩個小時——十七時零三分才起飛。所以在當天夜晚，又有一羣拿兵攻佔里約一座電台，他們向國人廣播，聲言要報復政府對綁匪履行此種可恥的投降行為。九月十日，美國大使被綁匪釋放，然而軍中惡化的情勢並未過去，激進派的領袖前內政部長利瑪(Alfonso de Albuquerque Lima)將軍就領導一些青年軍官向政府抗議，譴責政府應担负國家蒙受恥辱的責任，威脅着要反抗三軍首長的統治。

原準備實行「嚴厲統治」的三軍最高指揮部，在經過此一震撼全國的事件以後，又感覺到激烈的行動，可能會助長國內左派勢力的囂張，而招致美國的軍事干預。因此，在他們推選繼任戴西華總統人選方面，就特別審慎了。經過多次的會商，最後在本年十月六日一項會議中，才決定推選較為溫健並接近戴西華總統的第三軍區司令麥迪亞(Emlilio Garrastazu Medici)將軍出任巴西總統。

在三軍最高指揮部推選麥迪亞出任巴西總統以後，軍中又醞釀新的風暴；陸軍參謀長泰華里將軍，很久就準備競選戴西華於一九七一年任滿後的總統職位，當然感到非常失望。有海軍與陸軍低級軍官支持的前內政部長利瑪將軍，就致函三軍最高指揮部，抗議三軍首長此一「不合規定」的行動。另一方面，前海軍部長巴蒂斯塔(Ernesto de Mello Batista)將軍亦領導一部份高級軍官與利瑪將軍聯合一起，向輿論界及人民呼籲反對三軍首長任命麥迪亞將軍繼任總統。巴蒂斯塔將軍公開聲明稱：在巴西歷史中，這是首次由一百零七個陸軍將領所組成的委員會，以完全責任來推選國家總統。此外，在麥迪亞方面亦表示他將不會受到戴西華總統任期的限制，而要維持一個新的五年任期，對政府人事亦將全面革新；但三軍首長聲言在未來新政府中，舊人仍將保留他們的職位，這顯示新政府的組成將遭遇很多困難，並且利瑪將軍與巴蒂斯塔將軍仍在要求總統人選必要經過國會選舉。因此，三軍最高指揮部，在軍中反對派壓力下，必須要考慮麥迪亞將軍再經由國會選舉的程序。經過軍方內部的會商，三軍最高指揮部同意了戴西華所修訂的憲法，並推出海軍元帥格蘭瓦特為副總統，然後於十月二十日召開國會進行選舉。反對派的六十二位眾議員與十四位參議員沒有提出候選人。執政的國家革新同盟的二百五十位眾議員與五十二位參議員中，大多數均投了贊成票，因而

在三百八十議席中，麥迪西與格蘭瓦特終以二百九十三票當選為巴西正副總統。

## 肆 新任麥迪西總統及其恢復民主的諾言

麥迪西將軍·南大阿州(Rio Grande Dssau)人，現年六十三歲，出身於波多阿爾吉爾(Porto Alegre)及雷亞林柯(Realengo)軍事學校，專攻參謀作業「間諜與反間諜」部門。一九三〇年，他曾參加支持瓦加士總統所發動的革命，一九四三年升為校官，至一九六一年始被瓜地羅士總統擢昇為將官。在一九六四年三月軍事政變期間，麥迪西將軍正担任相當於美國西點軍校的巴西阿加哈斯里拉斯(Aguilhas Negras)軍校校長的職務。當時軍中鬥爭激烈，迫使麥迪西將軍領導軍校學生從事抵制軍中分裂運動。最後經過他的努力，終以談判方式避免了一次軍中左、右兩派的衝突。其後他曾出任巴西駐美國大使館的武官，一九六七年戴西華出任總統後，始被調回國担任情報局長的職務。本年三月廿五日被昇為四星上將，並出任了第三軍區司令。麥迪西將軍的父親是義大利人，母親是西班牙比里牛斯山(Pyrenees)西部人，他亦是瓦加士、古拉、戴西華三人以後，第四位由南大阿州人出任的總統。麥迪西將軍在國內聲望不高，從一九六四年以來，他的名字在報紙上只出現過兩次：第一次是戴西華總統任命他出任情報局長，第二次是一九六八年調昇為第三軍區司令。

麥迪西將軍在兩年情報局長任內，使其對巴西政局獲得更多瞭解，對世界亦有了很多新的認識，所以直到他出任第三軍區司令以後，仍在協助戴西華總統解救國內各項危機，而獲得戴西華總統的信任與深厚的友誼。麥迪西平日緘默、謹慎，且有一種持平的作風，因此，在第三軍最高指揮部商討總統繼任人選期中，輿論就掀起對他支持的熱潮。但是麥迪西基於他與戴西華友誼上的道德觀念，曾向三軍最高指揮部表示堅持拒絕接受繼任總統的職務。所以在三軍最高指揮部最後仍宣佈使其為巴西總統以後，他即向全國人民聲明，他是被迫擔負此一艱巨的任務，並表示他曾儘可能的拒絕出任總統職務；但最高指揮部却認為只有他才能維持三軍團結，完成自一九六四年軍事革命以來所有未完成的任務，因此，他聲明只是在壓迫下接受了此項任命。

麥迪西將軍在此項任命之後，便對全國人民作電視演說：他承認巴西放

棄民主政治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因此，他承諾在他任內，必要建立起一個全面而穩固的民主政府，並表示尊重巴西與國際間的傳統關係及義務。在提到使國家各方面均能獲得一個真正的改革時，他表示不願國人重走反美示威的路線，他要求與國內政黨、青年、工人以及宗教家展開談判，以保證使政黨、學校、工會、新聞及教會等各方面均能獲得自由。

麥迪西將軍已在十月卅日就職總統，他的任期應到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為止。十月廿八日，他曾再度向巴西全國聲明，表示他不躲避國內軍事、經濟以及政治各方面的壓力，決心要建立一個民主政體，他更要求充分的權力來組織他的政府。他保證唯有本着他自己的良心來處理國家所存有的各種問題，而要求軍、政各方均能捐棄前嫌，放棄所有在政治上的成見。當他提到副總統格蘭瓦特海軍元帥時，表示他在政府中，將代表從一九六四年三月以來一種軍事革命精神的繼續。

至於麥迪西總統所提出的內閣名單，其中包括有現年五十五歲前聖保羅大學副校長布薩依德(Alfredo Buyaid)教授出任司法部長；五十二歲前外交部副部長，現任駐美大使阿爾維斯(Mario Alves Barbosa)出任外交部長；現年四十一歲的經濟學家前財政部長德爾芬(Antonio Delfim)出任財政部長；現年卅八歲的經濟學家保羅(Joao Paulo dos Reis Veloso)出任經濟部長；現年五十一歲，一九六三年當選為眾議員，曾任眾議院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科斯塔(Jose Costa Cavalcanti)將軍出任內政部長。

## 伍 結論

巴西自革命成功，制定憲法成立共和以來，就遵循着民主常軌，在國家政治上經常表現着一種極濃厚的和平與妥協氣氛，其長久以來的政治演變，都是在合法範圍內解決着所有顯露出的各種危機。但自一九三三年起，國內共黨勢力開始蔓延，而軍人為要表現維護國家安全的力量，開始干預國家政治，使巴西政治逐漸走向集權。一九六一年以後，瓜地羅士及古拉的左傾，所造成共黨勢力的叢生，更激起了軍事政變，使軍人勢力抬頭。所以從歷史上看，巴西之逐漸喪失民主政治，無疑的，是由於共黨勢力不斷擴張所造成。

從一九六四年起，軍人以犧牲人民部份的自由來維護國家安全，在巴西

政治制度上言，只是很小的損失，人民尙可忍耐；然而當軍方依循國會是國家政治混亂主要原因的理論，完全背棄巴西民主政治的傳統，採取更嚴厲措施的時候，國內各方反抗軍事政府，恐怖事件逐漸增加，動亂進入了高潮。

不可否認的，巴西人民要求民主，而軍方又不斷加強軍事統治，其所形成的政治僵持與混亂局面，已被共黨所利用。因為在一九六四年，巴西人民多反對古拉政府容納共黨的政策，而參加了支持軍方推翻左傾政權的革命運動，就如前總統顧比雪以及目前反政府的「擴大陣線」領袖拉斯達（Carlos Lacerda）等，均曾支持軍事革命。而今，無論是政治領袖、知識份子、天主教士，都已成爲軍事政府的敵人。

這一情勢的影響，軍中內部亦起分裂，使軍事政府的基礎發生了動搖。本年六月，尼克森特使洛克菲勒訪問巴西以後，巴西軍中的鬥爭已達白熱化。七月，巴西外交部長品篤（Magalhães Pinto）將軍對軍校學生發表演說，譴責北美財經集團對於巴西國營石油公司的壓力，有如蘇俄對捷克的侵略行動一樣。這時就顯示軍事政府有再發動一次革命的可能。所以當戴西華總統正從事恢復民主工作之際，新任美國大使艾爾布列克來到巴西，頗具「政治」意義。而三軍領袖於九月一日聯合接管政府，就顯示出他們爲要阻止恢復民主再發動一次「革命」的動機。但是由於共黨恐怖份子綁架美國大使，亦顯露出他們一直隱藏的政治外貌。而使三軍領袖立刻有所警惕，開始注意到三軍的團結，以及避免國家政治不斷混亂的危險。因而終於推出適當的人選麥迪西將軍出任巴西總統。

麥迪西總統建立民主政治的聲明，在巴西歷史上來說，還沒有任何總統能如此肯定的對全國人民提出民主與自由的保證。所以一開始，麥迪西就對國內政治上的混亂，發生了安定的作用。就其所羅致的閣員，其中不少是屬於自由主義的學者專家，更可證明其認真履行諾言的決心。海軍元帥格蘭瓦特是激進的民族主義派領袖，其出任副總統更有助於三軍的團結，而平息長久以來軍方內部的爭論。但是當前巴西共黨則使用一種富有「彈性」的「革命」理論與行動，游擊戰已在向鄉村中伸延。所以今後麥迪西政府如不能有效壓制共黨叛亂勢力的蔓延，則巴西仍可能再恢復到軍事統治的局面。

註一、參閱本刊八卷七期拙著「巴西政局的展望」一文。

註二、參閱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二日「法國世界月刊」(Le Monde diplo-

matique) Par Edouard Bailly. • (Face au Pouvoir Militaire, Révolutionnaires Brésiliens ont Adopté une Strategie Originale.)

註三、送往墨西哥的十五名政治犯有前巴西共黨領袖比賈拉（Gregorio Bezerra）、學生領袖薩瑞斯（Valmir Soares Palmeira）、歐克斯塔（Augusta Carneiro）、薩爾華（Leonardo Silva Rocha）、塔瓦薩斯（Luis Travassos）、歐立維拉（José Oliveira Silva）、工人領袖依伯拉漢（Joseph Ibrahim）、法拉地（Rolando Tratti）、軍官彭多（Onofre Pinto）、里約日報編輯塔瓦瑞斯（Flavio Tavares）、其餘均是接近馬利蓋拉（Carlos Marighola）所領導的共黨叛亂份子。其中有十三人已從墨西哥轉往古巴。

——上接第57頁——

羅馬尼亞反對專業化與協作的限制，但並不反對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蘇俄自與羅馬尼亞簽訂第一個經濟合作的文件開始，截至目前爲止，協助羅馬尼亞建設的各式各樣的企業、車間和裝置等，爲數在一〇〇個以上，已經啓用的項目已有八〇個左右，今後羅馬尼亞是否再接受蘇俄新的援助，則以蘇俄在進軍捷克以後所加於羅馬尼亞的威脅何時解除，以及布里茲涅夫不再幻想「經濟整體化」爲定。蘇羅的貿易上升是可能的，然而更趨下降也是可能的。

#### 本文重要參考資料

- 一、L. 克拉斯諾夫：「蘇俄與人民羅馬尼亞」（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五年第八期）
- 二、羅馬尼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經濟與對外貿易（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六年第八期）
- 三、羅馬尼亞對外貿易部長G. 兆萊：「羅蘇對外貿易與經濟合作的發展」（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七年第十一期）
- 四、K. 穆列諾夫：「蘇羅貿易聯繫」（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九年第八期）
- 五、蘇俄對外貿易一九一八—一九六六年統計彙編（一九六七年蘇俄對外貿易部出版）
- 六、蘇俄一九六七年對外貿易統計（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八年第六期）
- 七、蘇俄一九六八年對外貿易統計（見蘇俄「對外貿易」月刊，一九六九年第七期）
- 八、尹慶龍先生：「經互會成立二十週年」（見本刊第八卷第六期）